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三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明儒學案卷二

餘姚　黄宗羲　撰

河東學案二

文簡吕涇野先生柟

吕柟字仲木號涇野陜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説已請上還宫中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為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

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
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
番僧邊軍六徹回鎮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
去世廟即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
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解攝守事興利除害若嗜欲移
宗人府經歷陞南考功郎中尚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為國
子監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衣緋先生曰望
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

夏貴溪有隙文敏為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
臣和衷宜規不宜謪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
賀貴溪亦暴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固天下才
公為相當為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
災九卿自陳貴溪遂准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
十四賜謚文簡先生師事薛思庵所至講學未第時即
與崔仲鳧講於寶邛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
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

其使者過高陵必誡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郭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自悟其非曾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為詩云豈有仁人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文為式國中先生之學以格物為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

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即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無從躲閃也先生議良知以為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今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人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體本體無人不同豈得而變化即非惟不知陽明幷不知聖人矣

呂涇野先生語錄問長江之上大海之濵風波之險可

畏也至於風恬浪息漁人出沒其間鷗鳥飛鳴其中若相狎而玩者何也水忘機也漁人鷗鳥亦忘機也若乃吾人之宅心宜若平且易焉已矣而反有不可測者則其為風波之險莫大焉此莊生所謂險於山川者也是故機心忘而後可以進德矣曰只看如何平易平易一差恐靡然矣　問靜時體認天理易動時體認天理難故君子存靜之體認者以達乎動之泛應者則靜亦定動亦定其為成德孰禦焉曰動時體認天理猶有持循

處靜却甚難能於靜則於動沛然矣　光祖曰物之遇雨或生或長其效甚速人遇教而不興者何也先生曰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蠹或浥難乎其爲苗矣

問交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善人甚難處先生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能憐憫便會區處如妻妾之愚凡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此仁知合一之道　問令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

諂面諛之人至矣道通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重輕

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量力改而為聖人方易先生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見得善處肯行便是力量溺於流俗物欲者乃弱也　先生聞學者往來權貴門下乃曰人但伺候權倖之門便是喪其所守是以教人自甘貧做工夫立定脚根自不移　問恿交接人先生曰須要寛綽些不可拘拘守秀才規矩見大人君子進退升降然諾語默皆學　先生曰陳白沙徴到京吏部

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對坐即坐無辭此儘樸實有所養羅一峯訪康齋見起御膀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又有此乎　先生曰昔者聞有一僉事求見王蘊菴公云西來一件為黃河二件為華山三件為見先生王公云若做官不好縱見此三者亦不濟事這般高不受人諂　大器問動靜不失其時曰正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汝今且只於語默作止處

驗也　黄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静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緑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　應德問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觀先生曰只是虚静之時觀守屬知屬動只是心上覺得然其前只好做戒慎恐懼工夫就可

觀也　南昌裘汝中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先生曰
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不是聞見
豈不是德性然則張子何以言不梏於見聞曰吾之知
本是良的然被私欲迷蔽了必賴見聞開拓師友夾持
而後可雖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觀俯察汝中曰多聞擇
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
德性之知不肯自居止謙為第二等工夫曰聖人且做
第二等工夫吾輩工夫只做第二等的也罷殊不知德

性與聞見相通原無許多等第也　許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已一個樂耳大器曰然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已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粗惡的只於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可見　有一名公曰近日對某講學者惟少某人耳先生笑曰程子説韓持國曰公當

求人倒教人來求公邪若為這道講須下人去講不然有道者他肯來尋公講邪又曰某尸位未嘗建得事業先生曰不然賢人君子在位不必拘拘如何是建功創業但一言一動皆根道理在位則僚屬取法在下則軍民畏服又使天下之人知某處有某公在卒然有急可恃有何不可其人曰若是不可不慎矣　有一相當國其弟過陝西與對山曰某回京與家兄說薦舉起用對山笑曰某豈是在某人手裏取功名的人先生曰此亦

可謂慷慨之士或曰但欠中道耳曰士但有此氣象亦是脫俗怎能勾便中庸也　先生見林穎氣象從容指謂大器曰人動静從容言語安詳不惟天理合當如此且起觀者敬愛就是學問也學者不可無此氣象但須要先有諸中矣　時耀問收放心在何處先生曰須於放的處去收則不遠而復矣　先生謂諸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講學甚高遠其與諸生相約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理事父母這道理待兄弟妻子這道理待

奴僕這道理可以質鬼神可以對日月可以開來學皆自切實處做來大器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曰然

問為學曰只要正己孔子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若求人知路頭就狹了天從那處去尋只在得人得人就是得天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學者未省曰本之一心驗之一身施之宗族推之鄉黨然後達之政事無往不可凡事要仁有餘而義不足則人無不得者

詔問講良知者如何先生曰聖人

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顔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葢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　問致良知先生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後行不可一偏傅說曰非知之艱聖賢亦未嘗即以知為行也縱使周子教人曰靜

曰誠程子教人曰敬張子以禮教人諸賢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執其一端且如言靜則人性偏於靜者須别求一個道理曰誠曰敬固學之要但未至於誠敬尤當有入手處如夫子當論之首便只曰學而時習言學則皆在其中矣　論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辨論莫太高遠乎先生謂若事事物物皆要窮盡何時可了故謂只一坐立之間便可格物何也葢坐時須要格坐之理如尸是也立時須要格立之理如齋是也凡類此者皆是如

是則知可致而意可誠矣又曰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至者格久便自熟或以格為度量亦是　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通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閒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焉對富貴又一人焉貧賤又一人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詒因辭謝久菴公與講論陽明之學公謂朱子之道學豈後學所敢輕議但試舉一二言之其性質亦是太褊昔唐仲友為台州太守陳同父同知台州二人各競才

能甚不相協時仲友為其母與弟婦同居官舍晦翁為浙東提舉出按台州陳同父遂誣仲友以帷薄不修之事晦翁未察遂劾仲友王淮為之奏辨晦翁又劾王淮後仲友亦以帷薄不修之事誣論晦翁互相訐奏豈不是太褊乎詔聞此言歸而問於先生先生曰訐奏事信有之但仲友雖負才名終是小人安得以此誣毀朱子是非毀譽初豈足憑久之便是明白朱先生劾仲友事見台寓錄仲友誣朱先生事見仲友文集可知其是私

也同父此時尚未及第未嘗同知台州晦翁仲友相訐未嘗以惟薄相誣此段無一實者　先生曰今世學者開口便說一貫不知所謂一貫者是行上說是言上說學到一貫地位多少工夫今又只說明心謂可以照得天下之事宇宙内事固與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會於心何由致知所謂不理會而知者即所謂明心見性也非禪而何　黄惟用曰學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别人做先生曰才說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别人做不免自私這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學到自家

合做處則別人做第一等事雖拜而讓之可也　學者到怠惰放肆總是不仁仁則自是不息　詩人於周公從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故曰赤舄几几凡人内不足者或有蹺蹻之言步履必至錯亂不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强制得住故古人只求諸已在已者定外邊許大得失禍福皆不足動我是故烈風雷雨弗迷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

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

問危微精一如何曰心一也有人道之別者就其發處言之耳危微皆是不好的字面何謂危此心發在形氣上便蕩情鑿性喪身亡家無所不至故曰危何謂微徒守此義理之心不能擴充不發於四支不見於事業但隱然於念慮之間未甚顯明故曰微惟精是察二者之

不使混雜惟一是形氣之所用也皆從道而出合為一片　本泰問夜氣曰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後有夜氣夜氣之後為旦氣旦氣不梏於晝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即有性字在蓋性字何處尋只在氣上求但有本體與役於氣之別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發出來的情也能惻隱便是氣做出來使無是氣則無是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乎人則分性氣為二矣試看人於今

何性不從氣發出來　永年問配義與道先生曰言此氣是搭合著道義說不然則見富貴也動見貧賤也動而餒矣　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且不要說堯舜是一個至聖的帝王我是一個書生學他不得只這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日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遇一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禮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即是虐無告廢困窮　臯陶說九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人却專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

為粗迹不知何也　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説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概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説或因人不足處説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説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　或問朱子以誠意正心告君如何曰雖是正道亦未盡善人君生長深

宫一下手就教他做這樣工夫他如何做得我言如何能入得須是或從他偏處一說或從他明處一說或從他好處一說然後以此告之則其言可入若一次聘來也執定此言二次三次聘來也執定此言如何教此言能入得告君須要有一個活法如孟子不拒人君之好色好貨便是　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即便克去若

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是此積　問存心之説曰人於凡事皆當存一個心如事父母兄長不待言矣雖處卑幼則存處卑幼之心處朋友則存處朋友之心至於外邊處主人亦當存處主人之心以至奴僕亦要存一點心處之皆不可忽畧只如此便可下學上達　易之理只是變易以生物故君子變易以生民　東郭子曰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皆是行也篤行之者

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就如篤恭而天下平之篤先生曰這却不是聖人言學字有專以知言者有兼知行言者如學而時習之之學字則兼言之若博學之對篤行之而言分明只是知如何是行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亦如是此篤恭之篤如云到博厚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類若篤行之篤即篤志努力之類如何相比得夫博學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工夫如何是行　東郭子曰大抵聖人言一學字則皆是行不是知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及之亦是行如日月至焉至字便是一般守之是守其及之者常不失也如孔門子路之徒是知及之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是仁能守之者先生曰知及之分明只是知仁守之纔是行如何將知及亦為行乎予之所未曉也

東郭子曰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謂之遺書正謂其言相似也然聖人未嘗言之若以格物為窮理則與聖言不相似何以謂之遺書先生曰謂之遺書者指理而言非謂其言相似也且曰聖人未嘗言

之甚害事其也愚只將格物作窮理先從知止致知起夫知止致知首言之而曰未嘗言之何也　東郭子曰我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却喚做甚麽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　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扠手不定便撒擺立脚不定便那移　先生

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即我也　邦儒問近日朋友講及大學每欲貫誠意於格物之前蓋謂以誠意去格物自無有不得其理者如何先生曰格致誠正雖是一時一串的工夫其間自有這須節次且如佛子寂滅老子清靜切切然惟恐做那仙佛不成其意可謂誠矣然大差至於如此正為無格致之功故也但格致之時固不可不著實

去做格致之後誠意一段工夫亦是不可缺也　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久工夫纔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又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已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

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却難也　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亦可做得學者但於已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温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裏起　先

生曰鄒東郭云聖賢教人只在行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繼之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並不說知上去子謂亦須知得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慎恐懼個甚麼蓋知皆為行不知則不能行也　康恕問戒慎恐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否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屬動了如大易閑邪存其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個更分不得　章詔問格物先生曰這個

物正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聶靳曰某夜睡來有所想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麼無物可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亦皆是格物董詔因曰先生格物之說切要是大有功於聖門先生曰也難如此說但這等說來覺明白些且汝輩好去下手做工夫

矣　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個是兩個童詔曰自天賦與為命自人稟受為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個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裏面了說個亦字不得陳德文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是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却是兩個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元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本相近但後來加著習染便

遠了子思說性元是從命上來的須臾離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性的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墮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詔問修道之教如何先生曰修是修為的意思戒懼慎獨便是修道之功教即是明誠謂之教一般聖人為法於天下學者取法於聖人皆是橫渠不云糟粕煨燼無非教也他把這極粗處都看做天地教人的意思此理殊可觀

問戒懼慎獨分作存天理遏人欲兩件看恐還不是

先生曰此只是一個工夫如易閑邪則誠自存但獨處却廣著不但未與事物接應時是獨雖是應事接物時也有獨處人怎麽便知惟是自家知得這裏工夫却要上緊做今日諸生聚講一般我說得有不合處心下有未安或只是隱忍過去朋友中有說得不是處或亦是隱忍過去這等也不是慎獨先生語意猶未畢何堅遽問喜怒哀樂前氣象如何先生曰只此便不是慎獨了我纔說未曾了未審汝解得否若我就口答應亦只是

空說此等處須是要打點過未嘗不是慎獨的工夫堅由是澄思久之先生始曰若說喜怒哀樂前個氣象便不是須是先用過戒懼的工夫然後見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若平日不曾用過工夫來怎麽便見得這中的氣象問孟子說個仁義禮智子思但言喜怒哀樂謂何先生曰人之喜怒哀樂即是天之二氣五行亦只是從天命之性上來的但仁義禮智隱於無形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且切緊好下手做工夫耳學者誠能養得此

中了即當喜時體察這喜心不使或流怒時體察這怒心不使或暴哀樂亦然則工夫無一毫滲漏而發無不中節仁義禮智亦自在是矣叔節又問顔子到得發皆中節地位否先生曰觀他怒便不遷樂便不改却是做過工夫來的　詔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做兩樣看了須是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汝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

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著俗人便即事即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顧語泉先曰吾輩今日安得有這樣度量

先生語學者曰近日做甚工夫來曰只是做得個矜持的工夫於道却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個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有間歇的心只是忘了先生曰還是不知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

討一件衣穿知得腹中饑必定要討一盂飯喫使知得這道如饑寒之於衣食一般不道就罷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辯的工夫須是要在戒慎恐懼之前方能別白的天理便做將去是人欲即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故其常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　吳佑問人心下多是好名如何先生曰好名亦不妨但不知你心下好甚麼名來若心下思稷只是個養民的名契只是個教民的名怎麼便能千萬世不

泯把這個名之所以然上求則得之未嘗不善若只是空空慕個名不肯下手去做却連名也無了　何廷仁來見問宣之在京一年亦可謂有志者先生曰宣之甘得貧受得苦七月間其僕病且危宣之獨處一室躬執爨自勞筋骨未嘗見其有愠色可以為難矣廷仁對曰孔明淵明非無才也而草廬田園之苦顔子非無才也而簞瓢陋巷之窮看來君子之學惟重乎内而已先生曰然古人做工夫亦從飲食衣服上做起故顔子之不改

其樂孔明淵明之所以獨處皆其志有所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耳其常云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犯分不顧都只是恥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　惟時問先生嘗論尹彦明朱元晦不同者何先生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若朱子大抵嚴毅處多至於諫君則不離格致誠正人或問之則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如此等說話人皆望而畏之何以見信於上耶因論後世諫議

多不見信於人君者亦未免峻厲起之也顧問朱子與二程何如先生曰明道為人盎然陽春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歎服至於正叔則啓人偽學之議未必無嚴厲之過耳頃之歎曰凡與人言貴春温而賤秋殺春温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　先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

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個聖賢的肢骸方是孝順故今置身於禮樂規矩之中者是不負父母生身之意也　問格物之格有說是格式之格謂致吾之良知在格物格字不要替他添出窮究字樣來如何先生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即是窮極之義格式之格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　楷問求仁之要在放心上求否先生曰放心各人分上都不同或放

心於貨利或放心於飲食或放心於衣服或放心於宮室或放心於勢位其放有不同人各隨其放處收斂之便是爲仁先生曰諸君求仁須要見得天地萬物皆與我同一氣一草一木不得其所此心亦不安始得須看伊尹謂一夫不獲若已推而内之溝中是甚麽樣心王言曰此氣象亦難今人於父母兄弟間或能盡得若見外人如何得有是心曰只是此心用不熟工夫只在積累如今在旅次處得主人停當惟恐傷了主人接朋友

務盡恭敬唯恐傷了朋友處家不消説隨事皆存此心數年後自覺得有天地萬物為一體氣象　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為心則舉足皆荆棘也　問無事時心清有事時心却不清曰此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要理會　教汝輩學禮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横四出矣　問堯舜氣象曰求這氣象不在高遠便就汝一言一動處求之則滿目皆此氣象矣

子貢言夫子之聖又多能也則以多能為聖之外夫子乃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不是多皆性分中事則多能又不在聖之外矣斯可見灑掃應對精義入神無二也　問修辭立誠曰如所說的言語見得都是實理所當行不為勢所撓不為物所累斷然言之就是立誠處如行不得的言之即是偽也　諸生有言及氣運如何外邊人事如何者曰此都是怨天尤人的心術但自家修為成得個片段若見用則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

與鄉黨朋友論此學術化得幾人都是事業正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何必有官做然後有事業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呂潛字時見號愧軒陝之涇陽人師事呂涇野一言一動咸以為法舉嘉靖丙午鄉書卒業成均時朝紳有講會先生於其間稱眉目焉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三年喪畢然後就室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既卒而封事不存先生走闕下錄其原稿請銘於

馬文莊與郭蒙泉講學谷口洞中從學者甚衆涇野之傳海内推之薦授國子監學正舉行涇野祭酒時學約調工部司務萬歷戊寅卒年六十二

張石谷先生節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湛甘泉遊繼受學於涇野涇野贈詩稱其守道不回嘗語學者先儒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静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事求合於道終難凑泊不成

片段矣萬歷壬午年八十卒

李正立先生挺

李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諸生從涇野學孤直不隨時俯仰嘗自誦云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往馬谿田所講學死於盜人皆惜之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郭郛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嘉靖戊午舉於鄉選獲嘉教諭轉國子助教陞户部主事出守馬湖年八十八先

生與吕愧軒同學愧軒之父其師也辛酉計偕因吕師會葬遂不行有古師弟之風其學以持敬為主自少至老一步不敢褻越嘗有詩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意見新閑門只静坐自是出風塵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楊應詔號天游閩之建安人嘉靖辛卯舉於鄉卒業南

雍時甘泉涇野諸公皆講學先生獨契涇野出其門下歸作道宗堂於華陽山中祀濂溪以及涇野動止必焚香稟命當世講學者無不與往復而於心齋龍谿為陽明之學者皆有微疵先生之學以寡欲正心為主本不愧天為歸的一切清虛玄遠之言皆所不喜然其言多自誇大而雌黄過甚亦非有道氣象如工夫即本體此言本自無獘乃謂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刮磨此鏡者也若工夫即本體謂刮磨之物即鏡可乎此言似是而

非夫鏡也刮磨之物也二物也故不可以刮磨之物即鏡若工夫本體同是一心非有二物如欲歧而二之則是有二心矣其説之不通也

楊天游集聖人之所以能全其本體者不過能無欲耳吾人不能如聖人之無欲只當自寡欲入欲不獨聲色貨利窠臼而已凡一種便安忻羡自私自利心皆是欲將此斬斷方為寡欲則漸可進於無欲聖人亦豈逃人絶世始稱無欲哉聖人所欲在天理上用事有欲與無

欲同雖其有渉於向慕有渉於承當所欲處無一非天理天機之流行矣　吾人之學不在求事物之侵擾我不侵擾我只在處事物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則不免有居處事之侵擾然吾只在恭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有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上忠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無非天機之流行矣從古聖賢處世處常處變其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侵擾而生厭怠便非學也

朱陸之所可辨所可議者其言也朱陸之不可辨不可議者其人也道之存於人不貴於言久矣苟不以人論學而以言論學不以人求朱陸而以言語求朱陸則今之紛紛無怪其然今之學者出處無朱陸三揖一辭之耿拔取予無朱陸裂石斷金之果決義利不分聲色不辨無朱陸青天白日之光明而所為黯闇垢濁自以為心傳乎孔孟而胸次則鬼魅跖尤蠅營狗苟入儀秦申商之奸橐而反呶呶於朱陸之短長可悲也夫　平生

矻矻若力於學固以收放心為事也然思索義理有未會心處或至忘寢忘食當食當寢亦不知所食何物所寢何地此皆過用其心而不覺至於詩文尤甚吾之心已放於詩之思索上去矣生平負性氣每觸時艱不覺感歎不樂對友朋呶呶大言此皆出於一時感憤意氣之私吾之心已放於世變意氣上去矣　今之學者不能實意以積義為事乃欲懸空去做一個勿忘勿助不能實意致中和戒懼乎不覩不聞乃欲懸空去看一個

未發氣象不能實意學孔顔之學乃欲懸空去尋孔顔之樂處外面求討個滋味快樂來受用何異却行而求前者乎兹所謂舛也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故此心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磨刮此鏡者也謂工夫即本體謂磨刮之物即鏡可乎鏡光明不能不為塵垢所愿人心光明不能不為物欲所雜謂克治物欲還吾心之光明則可謂克治工夫即吾心之本體則不可謂刮磨塵垢還吾鏡之光明則可謂磨刮工夫即吾鏡之本體則

不可何也工夫有積累之漸本體無積累之漸工夫有純駁偏全不同本體無偏全無純駁也　龍溪曰學者只要悟余謂不解辯吾道禪說是非不算作真悟龍溪曰學者只要個真種子方得余謂不能透得聲色貨利兩關不算作真種子　今世學者病於不能學顏子之學而先欲學曾點之狂自其入門下手處便差不解克已復禮便欲天下歸仁不解事親從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端夫婦便欲說鳶飛魚躍不解衣錦尚絅便欲

無聲無臭不辨下學上達便自謂知我者其天認一番輕率放逸為天機取其宴安磐樂者為真趣豈不舛哉故余嘗謂學者惟在日用平實倫紀處根求不在玄虛誇大門户處尋討惟在動心忍性苦楚中著力不在擺脱矜肆灑落處鋪張　靜坐者或流於禪定操存者或誤於調息主敬者或妄以為惺惺格物窮理者或自溺於圓覺存心養性者或陷於即心見性

明儒學案卷二

明儒學案卷三

餘姚　黃宗羲　撰

三原學案

關學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原而又加之學問者也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禄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三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又號石渠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先生志在經濟出為左評事遷左寺副擢知

揚州府歲饑不待報而發粟民免溝壑超拜江西布政使轉河南時以襄南地多險秦楚流民日出剽略於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為副都御史領之累平劉千觔石和尚寇亂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母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户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而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為奸利先生遣人道執景景迫投井死盡發能貪暴諸狀上遂撤能還安置南京進

右都御史召掌留臺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尋以
部銜兼左副都御史廵撫南畿興利除害三吳自設廵
撫以來獨周忱與先生耳中人王敬挾其千户王臣以
妖術取中旨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列其罪狀
敬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貪縁為守
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語人曰王公天
人也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劾妖僧繼
曉下獄先生救之得出先生益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

能無望意因批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孝宗即位召用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牢加幣從之先生重禮風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主事李文祥十餘人皆慷慨喜事以先生為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暫輟講鼐即言天子方向學柰何阻其進怒請非是先生惶恐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然諸臣求治太急見朝廷待臣太重故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

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優詔答之已而禹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示以疏已留中禹大言疏不出且併劾中官中官避匿亡何安直皆免禹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於是吉使門客徐鵬魏璋伺禹禹家壽州知州劉槪與書嘗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禹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禹槪皆下詔獄都御史馬文升故為禹所劾

欲以妖言坐之先生力救事始得解凡中宫侍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為裁止雖上已許必固執也丘濬以禮部尚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生自以前輩仍序尚書之次濬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使其私人太醫院判劉文泰訐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為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臣傳所載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盡無追其主使之人乃

下文泰錦衣獄則果丘濬所使也上以先生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文泰出而先生黜矣遂乞骸骨歸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汝搆王公於我相公憸人也何弔為聞者快之先生家居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録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有所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以已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未敢自以為是也蓋年八十四而著意見八十六為拾遺八十八為補鈌其耄而好學如此先生之學大

抵推之事為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九十歲天子遣行人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

石渠意見戒慎恐懼二節　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有天理即無人欲有人欲即無天理如何前一叚是天理之本然後一叚是遏人欲於將萌　中和節　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

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　鬼神章　鬼神之為德鬼神葢言應祀之鬼神為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為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門神竈有竈神木主為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言非實有也集註以

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　食無求飽章　無求飽求安者志在敏事慎言也就有道而正者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葢古之學者皆以言行為學也　動容貌章　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若以斯為自然未安　興於詩章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可以興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禮以謹節文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慎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

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　顏淵喟然章　高堅前後言已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註謂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若然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非道歟　毀譽章　今斯之民即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　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為不

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即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助勘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明年又不知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糞壅田必瘠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　盡心章　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

則能知其性之理葢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相同集註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顛倒

春秋

春秋者孔子因左丘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何為以左氏為傳而以公羊穀梁並行謂之三傳乎今觀公穀傳不過發明孔子筆削襃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為之說此左氏不可為傳一也孔

子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觀此則知左丘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為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為之經而生乎前者為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為傳二也　中和　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為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為天下行事之達道　道不遠人章　己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己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己之道曷嘗遠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己度物而以人之

難知難行之事治人則是不近人情而遠人以為道也

誠者自成章　誠實也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矣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為二事非也　物之終始之物猶事也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為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誠無物

饑渴章　人能不以饑渴貧賤動其心則大本立而過人遠矣其他小事末節雖不及人不為憂矣

進德修業文　忠信謂存

諸心者無不誠也修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忠信非德也所以進德者忠信也修辭立誠非業也所以居業者修辭立其誠也知至至之知德之所至而進以至之故可與幾也知終終之知業之所終而修以終之故可以存義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終似知也至之終之似行也傳謂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不能無疑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五福在人若無禮樂法度則强凌弱衆暴寡富呑貧放僻邪侈自

陷於罪豈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極有禮樂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於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則是人君收斂敷布以與之也　無隱章　夫子之適陳蔡楚衛諸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静云為衆所共見共聞曷嘗有所隱乎　深則厲　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當止而不可涉也　志至氣次　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所至之處卒徒亦隨之而至也　王者師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

法後來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為法是三
代教養之法為後來王者之師也　言性章　天下人
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不知已然之跡有善有
惡順理而善者為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
曰故者以利為本　孟子末章　無有乎爾者是反說
之辭猶言豈無有也孟子之意以為孔門弟子克肖者
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
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知

自任也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冢宰之季子也弘治癸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吏掌科逆瑾恨其遠已又疏進君子退小人益恨之罰粟輸邊以外艱去瑾誅起原官歷太僕少卿正卿南太常卿宸濠反發留都之為內應者嘉靖初遷戶部右侍郎晉南戶部尚書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謚康僖十四五時從莆田蕭某學蕭

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某如此豈以某為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即教也真汝師矣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弘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為之一變馮少墟以為先生之學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陜之三原人為孝廉時遊大學與呂涇野崔後渠交相切劘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

之錄其文以歸父母連喪不與會試者兩科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黄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如此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時以大學衍義為問先生對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唐漢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也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宋儒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問者之意故欲填首甲而降之授稽勳主事改文

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值武廟將南巡
與黄伯固等伏闕極諫杖於廷未幾送嫡母還鄉乃設
敎於武安王祠藩臬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嫡母喪
畢起員外郎議大禮復杖於廷尋轉考功郎中丙戌例
當考察外官内閣冡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陜西
三省提學先生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
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丁亥陞南通政過
河池驛見其丞貌類黄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時伯

固已死先生泫然泣下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見先生面
為過河池見叔開戊子引疾歸辛卯起光禄卿莅事未
幾又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南光禄至即引年致仕
隱於商山書院又十年而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也年八
十二先生師事王康僖又得涇野後渠以為之友墨守
主敬窮理之傳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
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即歸歸必十數年
而後起綽綽然於進退之間後渠稱其愛道甚於愛官

真不虛也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之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帖視之先生奪去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為之遜謝調文選京師地震上疏論時政缺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宸濠將謀反遣内豎飯僧於天竺寺聚者數千人先生防其不測立散遣之又以儀賓進貢

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貢使自當沿江而下奚俟假道於是襲浙之計窮尋為鎮守中官誣奏逮繫奪官世宗即位起山東參議乞休甲申大同兵變起山西左參政分守大同先生單車入城人心始安廵撫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謁之天祐驚曰公何為如此曰大同變後廵撫之威削甚今大同但知有某某降禮從事者使人知廵撫之不可輕也朝廷復遣胡瓚以總督出師時首惡業已正法而瓚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聽城中復變

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主試順天以錄序引用
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寺丞再疏歸尋起山東副使大
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
撫山西再致仕甲辰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
吏部丁未掌留堂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歸七年
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壁曰
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

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為奇即一行涵養宏深持定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羲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為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傳其術者為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令不可得其詳然聲氣之元在黃鍾之長短空圍而又不能無疑者先生依律呂新書註中算法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為實徑之數不

盡二毫八絲四忽以徑求積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入開方不盡之數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為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為圓積八百一十分蓋蔡季通以管長九十為九十分故以面積九分乘管長得八百一十分其實用九無用十之理凡度長短之言十者皆分九為十以便算也今三呉程路尚以九計可知矣則黄鐘長九寸者八十一分以面積九分乘之黄鐘之積七百二十九分也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陜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册躬耕為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官行人考選御史毋憂廬墓畢補原官辛丑上封事謂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為欺罔翊國公郭勛為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恤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覲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

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等非死即斥所損
國體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繫鎮撫司拷掠備至桎鎖晝
夜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先生氣定故得再甦主事周
天佐御史浦鋐俱以救先生箠死獄中於是防守益嚴
上日使人偵先生一言一動皆籍記偵者苦於不得言
以情告先生使多為善言先生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
部郎錢緒山劉晴川給事周訥谿先後以事下獄相與
講學不輟緒山先釋先生顧有以為别緒山曰静中收

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
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與晴川訥谿讀書賦詩又
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
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猶取道潞水舟
中講學踰臨清而别會上造箕臺大宰熊浹驟諫上怒
罷浹復逮三人時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就道在獄又
三年丁未十一月高元殿災上恍忽聞火中有呼三人
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也年五

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寺少卿謚忠介初韓恭簡講學先生輩來往拜其門恭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詫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人與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論學天命謂性天人一理也率性謂道動以天也修道謂教求合乎天也戒懼慎獨自修之功至於中與和也中和性命本然之則也能致之則動以天矣故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當

戒懼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當謹獨之意應酬是有睹有聞不睹不聞是無所應酬之際也如出門使民是有所應酬則有睹有聞或問程子未出使民之時當何如曰此儼若思時也儼若思即是戒慎恐懼之意為功夫尚未説到極至處故又提慎獨二字使人雖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發動之際凜然畏懼不可少息不敢少息則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純一不已而合乎天矣

中和心之本體也未發之中萬物皆備故為天下之

大本已發之和大經大法所在而不可違故為天下之達道怒與哀中節皆謂之和　致中和止至善之云也天地之位我位之也萬物之育我育之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人理之常也小人反中庸豈人理哉時中者默識其理而妙宰物之權也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豈時中之道哉小人則率意妄為而已　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極理得其會同義至於入神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民鮮能之矣　董常問文中子聖

人有憂乎言天下皆憂吾何獨不憂又謂樂天知命吾何憂何必如此説聖人固未易及然常人一念之發得其本心則與聖人之心無以異但聖人純亦不已衆人則或存或亡而已憂樂皆人情之常而本於性也豈聖人獨有樂而無憂乎若曰樂天知命吾何憂不成父母病聖人亦樂天知命而不憂乎豈人理也哉

漫錄夜初靜坐少檢點日間言行因司馬温公論盡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言始夫不妄言所言必皆當理非心

有定主豈能至此故輕躁鄙背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談論者皆妄言也因書以自戒　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為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為美才以為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顔淵無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　與人論事辭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於理即此客氣之動便已流於惡矣可不戒哉書以自警予久處獄中粗鄙忿戾略無

貶損粗鄙忿戾乃剛惡也負以終身而不能變真可哀也因思橫渠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乃惕然警省儼然愧耻今日患難安和非皇天玉我進修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

予繫此四十一月矣邏者日在側覘予動作有甚厚予攜壺酌以伸問者後一人來甚橫逆予卧於舊門板上障之以席其人皆扯毀之謂予罪人不宜如此又往往發其厚予者使人知之曰某日某皆潛獻某處者蓋令

其得罪以見己薄之為是有蘇喬二人皆厚予者乃忿忿不平揚罵曰是固無傷也予非私交化外人雖得罪亦何憾　予與劉子煥吾周子順之同飯後因論人才各有所宜予謂二公自度宜何責任劉子曰吾為孟公綽可周子曰今日府州外任勉强幾分予曰滕薛大夫聖人固不許公綽在春秋時欲盡其職亦非易事觀於子產相鄭可見然則孟公綽亦不可輕看　一人因狂病迷謬入朝立御座上捕下法司擬重辟獄成未決其母擊

登聞鼓稱寃順之在吏科時直受鼓狀遇此事未爲准理順之因問予使公遇此事當何如處之予曰當論其狂病誤犯不可加罪但罪守門者失於防禦則可矣劉子曰當封進鼓狀使朝廷知其以病迷下法司從末減可也順之曰此固皆是但如此爲之必得罪以此小事得罪吾不欲也劉子謂論人無罪不當殺恐非小事予曰此皆論利害未說到義理處若論義理則當爲即爲當止即止豈計得罪順之以爲然　好議論人長短亦

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為己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為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辯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　道心人心只以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為人心道心極難體認擴充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錮泯滅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即在凶險路上行矣喪

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人心之危真可畏哉　易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予久處困難亦時以此自慰但罪惡深重為世道之損者甚大仰愧於天俯怍於人襟懷滞礙欝抑不安之時常多　心静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不能察矣況於幾乎幾者動之微而吉凶

之先見者也所謂先見亦察吾動之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即萌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凶即萌於此矣意向少離於道則步履反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故學者以慎獨為貴　予禀賦粗鄙動輙乖謬夜間静坐思此身過惡真不自堪真難自容可謂虛負此生矣年踰五十血氣漸衰老景將至始自知過則已晚矣可勝歎哉尚幸殘生未泯欲自克勵求免於惡終耳書以自警

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未始有異顏子之

學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孟子之集義養氣擴充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顔子克己復禮之學也　天下萬變真妄二字可以盡之偏蔽者妄也本體則真也學所以去偏蔽之妄全本體之真全則道本性性純乎天立人之道始無愧矣天地亘古亘今但有此一箇大道理則亘古亘今之聖賢不容更有兩様學問也　見獄中或有謦擾呼左右問何事乆而思之此動心也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

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為學用功處因思劉元城軒𨺗是何等胸懐可謂毅然大丈夫矣

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即覺襟懐開洒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　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為見得義理必直前為之不為利害所怵不為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名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為獨立

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别即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可為小惡放過且可為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為柔刻方為圓大善或亦不為大惡或亦為之因循苟且可賤可耻卒以惡終而不知矣此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　涇野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於樓下太守令止之曰當微誦恐損傷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饑又戒之曰當為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

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遇順德府太守餞於門外餞所近府養濟院先生以饌食一卓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佳饌與無告者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訥溪周子述以告予予為歎息者久之古人以離羣索居為深戒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使志道君子常得與先生相親焉獲覩德容聞至論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嗚呼仁人君子之言其利溥哉

智者自以為不足愚者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為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　平生所為得失相半求欲寡過而不可得幽囚坑久靜中頗覺省悟始有向學之心然殘損餘息血氣漸減策勵不前虛生人世與草木同腐矣可媿哉　早起散步園階日升東隅晴空萬里鳶鳥交飛不覺襟懷開洒萬慮皆空因思曾晳沂水氣象亦是如

此癸卯歲季冬十三日書　古人立已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立已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為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夫子答顏淵為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高位的視聽言動居下位有下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　予與劉周二公倚圜墻北向坐一人觧於北墻下相去甚近二公訶之曰何不少避予曰此鄭聲人旋於宋朝之意葢謂我無所聞也　因置一瓢

奠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已安然後已將一個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個無梢工之舟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軓之敬慎也　六月初八日夜初寢夢一男子長身少鬚鬚間白呼爵相拜曰予王陽明也數談論未嘗自言其所學語未畢忽警寤予矍然曰是何先聖先賢來此以教我乎或慷慨殺身於此地如劉忠愍之類者相與邂逅於夢寐乎明早當焚香

拜謝之俄而屋脊墜一小甎塊於臥傍木板上聲震屋中守者驚起初九日早晨記　初九日夜夢一廟中塑伏羲像所服甚古雜以洪荒草服一人講易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義於廟問之乃程先生也聽有儒士二人予入獄中四十一月夢關義勇武王與予遇者三亦有無言時亦有數相語時　連日天雨獄中木板皆濕予體弱少食因思小兒在外父子五年不能相見衣食不能相顧時張道全伍天儔二生皆在外候予與小兒同處

數日消息未聞為之戚戚又思素患難行乎患難事至於此皆天命也當安受之陳少陽歐陽徹二公未嘗傳贄為臣以言語自任而殺其身況予論思之職敢不盡臣子一日之心乎盡此心以求自慊則或死或生豈可逆料予居此四年邏者候予有言日必錄予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荅有以予不言回報者必荅之有以其言作予言以回報者又以不似荅之於是邏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其荅且曰事關於忠義者願得數

語予應之曰吾奏章數千言字字是忠義句句是忠義乃以為非所當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爾輩之前是吾羞也一邏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應之曰予出於無心者公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為巧語轉移天聽以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為況一有此心是即機變之智巧舉平生而盡棄之天必誅絶使即死於此其人慘然曰公之心如此予再不復求公言矣　又一邏者告予曰今日好言語上之矣問之乃太

甲篇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繼之曰我乃自作孽者故罪至於此予應之曰吾為言官天下事皆所當言往時一疏上為朝廷下為蒼生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之慮豈自作孽者其人默然　晴川劉公陞工部將之任冢宰羅整菴翁家居劉公辭行整菴贈之以詩既劉公下獄與予誦之予與緒山錢子皆依韻和之後人傳其詩於整菴處近一士夫來京整菴公語相告曰向日得詩和答以具但欠推敲未可寄去予曰此非欠

推敲也元老大臣家食十年未嘗以書簡通權貴乃以一詩交罪人可乎此老可以為法甲辰年六月十二日記　癸卯年二月内馬主政拯以事下獄馬十九歲發解廣東二十舉進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識見人未易及告予曰聞近士夫言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秦皇漢武兩君而已予應之曰否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堯舜文王而已堯在位百年萬邦時雍治極當亂之時而子丹朱又不肖堯乃尋一個舜將天下分付與他愈至於治

舜在位五十年四方風動亦治極當亂之時其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尋一個禹將天下分付與他亦愈至於治文王深仁厚澤延周家之基業至八百年堯舜文王以天自處氣運興衰不在於天而在我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其本事何大哉秦皇剪除六國焚棄詩書掃滅先王之迹而惟任一己之私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漢武承文景之富庶若委任賢俊取法先王則禮樂可興顧以多欲亂

政窮兵黷武至於海內虛耗幾致顛覆非有昭宣繼之
則漢之天下未可知也若二君之所為適足覆宗絕祀
而已烏在其所謂有本事哉且使人主不法堯舜文王
而法秦皇漢武是啟其殺伐之心而欲以亂天下也其
所言謬妄亦甚矣馬出獄數月以病卒予甚悼之　閒
步垣中井上日色慘淡光景寂寥下視井水湛然清澈
因思井渫不食為我心惻為之戚然　大人以治安之
時為危亂小人以危亂之時為治安皆此人也有大人

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識度有小人之識度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天地生物之不齊教化之施固有要而以宇宙間事為己責者不可不慎也

乙巳年九月五日燈下書

論文文章以理為主以氣為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為主辭氣充盛渾厚不覺較弱是以氣為輔須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養之如此則舉筆造語皆是胸中流出其吐辭立

論愈出愈新而無窮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滙
洩蓄流轉渾厚波瀾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其光燄發揚照耀昭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窮崖之幽花
石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觸之而
成色也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關陜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於鄉
既而屏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

閉關不出者九年蒿床糲食尚友千古以為藍田風俗之美由於呂氏今其鄉約具在乃為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灑掃應對冠婚喪祭一一潤澤其條件行之惟謹美俗復興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上闕里謁先師廟墓低回久之南行入江右見章本清鄧潛谷楊止菴浮浙水而下至吳興問許敬菴學者聞先生至亦多從之萬歷庚寅卒於家年六十三祭酒趙用賢疏薦

詔授國子博士除目下而先生不及見矣

明儒學案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至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勲

明儒學案卷四

餘姚　黄宗羲　撰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静時存養動時省察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叙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别派於戲椎輪

爲大輅之始層氷爲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吴康齋先生與弼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太常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太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敎諭潘玉齋先生潤

崇仁學案一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為扳轅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永樂己丑）覲親於京

師金陵從洗馬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淳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為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

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淳雅周文勇邁雨中被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犂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為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鐮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為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

矣吾庸出為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為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胄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為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名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

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
薦牘聖明過聽束帛丘園臣實内愧力疾謝命不能供
職上曰宫僚優閒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
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
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欵門求見而流
俗多怪謗議蠭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
笑之或以為言者文達為之解曰凡為此者所以勵風
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覯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

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粥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凉而遣之祿之終身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葢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弟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

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眞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袞謂其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勅書以伊傅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

納於百揆則伊傅亦豈初命為相即世俗安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況於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裾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餙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諭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

守張璝番禺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璝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之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璝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即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璝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璝以此得内貴心張廷祥元禎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為實錄也又謂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為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

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况於先生先生所為堅辭諭德之命意葢若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吴康齋先生語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内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

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　食後坐東窓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　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責人密自治踈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已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　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

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寧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肯哉言也　文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

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 夜病卧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以自勉 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

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閒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為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為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

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覆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

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絶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册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

遲速非所敢知　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

力除閒氣固守清貧　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

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

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於行乎歲月如流豈勝痛悼如

何如何　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胸次鄙

吝甚可愧耻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於天必不少動

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摇於區區利害

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為者惠迪而

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為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兹也勉旃毋忽　屢有逆境皆順而處　枕上思在京時晝夜讀書不間而精神無恙後十餘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進不勝痛悼然無如之何兼貧乏無藥調護只得放寛懷抱毋使剛氣得

撓愛養精神以圖少長噫世之年壯氣盛者豈少不過悠悠度日誠可惜哉　一事少含容則一事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為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梏之反覆失愈遠矣

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　晁公武謂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

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嗟乎先哲苦心如此吾輩將何如哉　一日以事暴怒即止數日事不順未免胸臆時生磊塊然此氣稟之偏學問之疵頓無亦難只得漸次消磨之終日無疾言遽色豈朝夕之力邪勉之無怠　枕上思近來心中閒思甚少亦一進也寢起讀書柳陰及東窗皆有妙趣晚二次事逆雖動於中隨即消釋怒意未形逐漸如此楷磨則善矣　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

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　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却為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燈下讀中庸書此不肖恆服有效之藥也　緩步途間省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又靜時敬也　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

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又曰貧而樂未易及也然古人恐未必如吾輩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徼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

實經歷不知此味誠吾百世之師也又曰要當篤信之而已從今安敢不篤信之也　以事難處夜與九韶論到極處須是力消閒氣純乎道德可也倘常情一動則去道遠矣　枕上熟思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為無弊若夫窮通得喪付之天命可也然此心必半毫無愧自處必盡其分方可歸之於天欲大書何者謂聖賢何者謂小人以自警　自今須純然粹然卑以自牧和順道德方可庶幾嗟乎人生苟得至此雖寒饑死刑戮死何害

為大丈夫哉茍不能然雖極富貴極壽考不免為小人可不思以自處乎　凡事誠有所不堪君子處之無所不可以此知君子之難能也胡生談及人生立世難作好人僕深味之嗟夫見人之善惡無不反諸己可也途間與九韶談及立身處世向時自分不敢希及中庸數日熟思須是以中庸自任方可無忝此生只是難能然不可畏難而茍安直下承當可也　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較之心徐覺計較之心起則為學

之志不能專一矣平生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況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則學何可向上此生將何堪於是大書隨分讀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　倦卧夢寐中時時警恐爲過時不能學也　近晚往鄰倉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極難不敢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貧賤

富貴樂與不淫宜常加警東古今幾人臻斯境也　早枕思處世不活須以天地之量為量聖人之德為德方得恰好嗟夫安得同志共勉此事　早枕思當以天地聖人為之準則因悟子思作中庸論其極致亦舉天地之道以聖人配之蓋如此也嗟夫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此古昔英豪所以孜孜翼翼終身也

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

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噫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　凡事須斷以義計較利害便非　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克治麤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　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愞　熟思平生歷試不堪回首間閱舊藁深恨學不向前身心荒怠可憂可愧今日所當為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為外物所汨夜倦而寢此外非

所當計窮通壽夭自有命焉宜篤信之　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揺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為外物所勝　應事後即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　數日養得精神差好須節節接續去莫令間斷　精白一心對越神明　茍一毫不盡其道即是自絶於天　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　涵養本源工夫日用間大得
夜觀晦菴文集累夜乏油貧婦燒薪為光誦讀甚好
為諸生授孟子卒章不勝感激臨寢猶諷詠明道先生

行狀久之頑鈍之資爲之惕然興起　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　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豈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葢平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　枕上思晦菴文集及中庸皆反諸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暴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

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二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頭益有意味也　七月初五日臨鍾帖明窻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硯及聖賢圖籍則不知貧賤患難之在身也　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　貧困中事事纏人雖則如此然不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　凡百皆當責己　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

一於書未免心中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間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　晴窓親筆硯心下清涼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康節云雖貧無害日高眠　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脩竹好風徐來人

境寂然心甚平澹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昨日於文集中又得處困之方夜枕細思不從這裏過真也做人不得增益其所不能豈虚語哉　日來甚悟中字之好只是工夫難也然不可不勉康節詩云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强得乎　處困之時所得為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　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遊心於恬澹不撓之鄉日以聖賢嘉言善行沃潤之則庶幾其有進乎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

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　男兒須挺然生世間

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為幸雖貧窶太甚亦

得隨分耳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先儒云道

理平鋪在信乎斯言也急不得慢不得平鋪之云豈不

是如此近來時時見得如此是以此心較之往年亦稍

稍向定但眼痛廢書一年餘為可歎耳　處大事者須

深沉詳察　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

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然志不能帥

氣工夫間斷甚矣聖賢之難能也　累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真得聖人之傳也何也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温乎其夫子之言也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　涵養此心不為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工夫　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怳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　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　閒遊門外而歸程子云和樂只是心中無事誠哉是言也近來

身心稍静又似進一步　近日多四五更夢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　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　先哲云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也　學易稍有進但恨精力減而歲月無多矣即得隨分用工以畢餘齡焉耳　讀奏議一篇令人悚然噫清議不可犯也　今日思得隨遇而安之理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豈以老大之故

而厭於事也　累日思平生架空過了時日　與學者話久大概勉以栽培自己根本一毫利心不可萌也

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　動靜語默無非自己工夫　看漚田晚歸大雨中途雨止月白衣服皆濕貧賤之分當然也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事往往急便壞了　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　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　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看史

數日愈覺收斂為至要　人生須自重　閒臥新齋西日明窓意思好道理平鋪在著些意不得　彼以慳吝狡偽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七十二歲方知此味信乎希賢之不易也　夜靜卧閣上深悟靜虛動直之旨但動時工夫尤不易云程子云五倫多少不盡分處至哉言也　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午後看陸宣公集及遺書易一親聖賢之言則心

便一但得此身粗安須刻不可離也　憩亭子看收菜卧久見靜中意思此涵養工夫也　夜卧閣思朱子云閑散不是真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咸快活乃真樂也　無時無處不是工夫　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　於事厭倦皆是無誠　雖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

明儒學案卷四